

第一屆
新
北
市

文學獎

第一屆
新
北
市

新
北
市、新
文
學、新
心
靈

【小說 第一名】 少女戰鬥論 陳又津



個人簡歷

一九八六年於三重出生。曾在馬公當幼稚園老師、在府城策劃展覽、在和平東路上為動畫編劇，在忠孝東路的廣告公司撰寫文案，目前在椰林大道右手邊第一棟建築物裡就讀戲劇學研究所碩士班劇本創作組。曾獲角川輕小說決選入圍、台大文學獎散文獎、台積電青年學生書評獎、三重文學獎散文獎等。

得獎感言

糧草來援

辭掉工作在家寫小說，這幾乎已經成了每年夏天的例行工作，沒想到這次在糧草即將用盡之時，這篇小說被看見了。最該感謝的是我的母親、老師、老闆、戰友、評審，還有貓。我的貓作息正常早睡早起，半夜的時候睡得極為香甜，我心想你的主人這麼拚命，到底誰才是夜貓子啊？交稿前一天，牠也很努力地在桌上睡覺，頭枕著亂七八糟攤開的書。文學獎讓我有了寫作的藉口，可以給我媽一個交代，接到得獎的消息時，我像弄臣一樣啟稟母后，這下子終於可以帶她去日本玩啦，她說：「你還是先把學費繳一繳，等拿到四五十萬再來考慮吧。」看來我只好繼續踏上戰鬥的旅程。

【小說 第二名】少女戰鬥論

陳又津

殺價

我的母親，是一個屬於現實的人。

如果要說她有什麼夢想，那就是給我們家後面的荒地砌上一圈水泥拿來種花、買一臺新的冰箱、找一個工時不太長的工作、明天洗床單的時候不要下雨……其中大部份的夢想都有個價目可以參考。

在菜市場的時候，她會一顆一顆地挑水果，確保它們都是最新鮮的狀態，但也不能買太多，因為我從小就不愛吃東西，買多了放在家裡也只是爛掉。飯桌上的菜色也依我的喜好決定，我不吃苦瓜、青椒，不是剝好的蝦子不吃，如果以為小孩子沒得吃就會吃了，最令父母扼腕的，我是個有本事光吃白飯的孩子。最壞的例子是，我跟朋友去吃義大利麵，不想吐骨頭也不想嚼牛肉，於是點了海鮮，送上來的是全是紅通通的大蝦子，我吃了幾口麵，當即把剩下的麵拿來掩蓋蝦子。

在家裡，母親不會讓剩菜三口兩口地擺在那裡，她說吃菜又不會飽，直接整盤端到面前，連續吃掉兩三盤，就這樣清空了餐桌。

小孩不吃菜、不吃飯還算是小事，不吃藥曾經讓我的母親傷透了腦筋，不知道為什麼小孩子吃的藥都特別難吃，想想那些沼澤色的糖漿，為什麼不把全世界的藥丸都做成膠囊就好呢。我就在思考著量匙究竟要多久洗一次的疑惑中，糊里糊塗地把糖漿灌下去了。

在我母親眼裡，臺灣人都不會殺價。

當她說「臺灣人」這個詞，以下接的通常都是負面的評價。

無論是買菜、買衣服、買飼料、買日常生活用品，凡是被標上數字的東西她都會問能不能算便宜一點。從我懂事開始，我們每年兩季都會到萬華買童裝，我們從下午走到天黑，不時還要折返回去買同款式但比較便宜的那件。我在旁邊看母親殺價，搞不懂為什麼老闆會相信她說在別的地方看過，她朋友買沒這麼貴的鬼話。兩千多塊的套裝，被殺到一千多塊，等下還可以再買一件。

殺價，就是聰明。不殺，是自己笨。

不能夠對不起自己，不可以白白被人家欺負。這就是母親的處世哲學。

她說她們家三姊妹，都不是好欺負的角色。

唸小學的時候，母親的同學常常取笑她，於是她故意將鋼筆一甩，那人便滿身墨水跑回家哭。小阿姨有個同學常在學校打她，她回家把木頭鉛筆削尖了，等他攻擊的時候反擊回去。這是以弱勝強，以女勝男的兵法。

這故事給我的教訓就是，筆很好用。

小學二三年級，坐在我後面的男生一直抖腳，偏偏還踩我的椅腳，我叫他別踩他還踩，跟老師報告也沒用。於是我拿著白金牌的自動鉛筆，時代在進步，武器也是，我一個轉身，他閃過了，以為我是開玩笑的，但試了幾次之後，他總算被我戳中，但自動鉛筆的殺傷力並不強，他只能悶不吭聲。

高中抽位子的時候，一個向來作威作福的女生，我身邊的朋友全吃過她的虧，但因為她們受過良好的教養，不會正面跟她衝突，反正不過是桌子中間的空間被佔據、桌面上的東西堆過來，去福利社的時候被迫得幫她買些什麼。總之，她不是我欣賞的類型，但我也不能硬是強出頭，但大家都知道，我不會讓她順心如意，要做什麼自己去做！我很期待一個禮拜後的新座位，和平的六年女校生活，應該會增加些許青春的色彩吧，雖然對方是儀隊，要說完全不擔心是騙人的，我也沒有全勝的把握。結果我聽說她私下跟人換位置了。咦，我覺得我向來與人為善啊。而且我已經長大了，不是會用自動鉛筆戳人的小學女生，我手上拿來寫稿的是派克鋼筆。

會開始寫作也是因為母親的關係。

小學一年級，老師出了一個作文題目：我的父親。我想現代應該不會再出這麼煩人的題目吧，隨著社會逐漸增加的離婚率，見過自己的父親母親就不錯了，還要求什麼感想。不用說，因為父親工作忙碌的關係，我對爸爸沒有什麼印象，更不奢望能寫成一篇文章了。

我拿著作文簿回家問媽媽該怎麼辦，我那一切從現實出發的母親，認得的字並不比剛上小學的我還多，她頭也不抬繼續做手工，說：「你就看看人家怎麼寫吧。」

那時我才知道現實是可以虛構的。

嘎哩慢單

「那時候我們在嘎哩慢單，聽說有一個老人很有錢，他穿得很破爛，手裡提著一只麻袋，裡面裝的全是錢。有一天，他問那個印尼人那些東西多少錢，印尼人覺得他根本買不起，故意報了一個很低的價格，結果老人從布袋拿出錢來，那些東西全被買走了，印尼人後悔得不得了。」

聽我媽說故事，總覺得那些都是古代的傳說，像她說祖父割橡膠、自己逃難的時候，都像是在說好久好久以前的人。等我長到自己去圖書館借書的年齡，才知道嘎哩慢單就是加里曼丹，古稱婆羅洲，那在小說中根本就是瑰麗不可思議，保存物種的最後之地。那裡有食人花、長達丈餘的鱷魚、斑斕的五色鳥……可是我沒問母親那些是不是真的，因為我已經超過那個聽故事的年歲了。

「嘎哩慢單，那裡是熱帶地方，出很多橡膠，我們說是樹脂。天還沒亮就要去山上割橡膠，等天氣熱了就來不及了，樹脂會硬掉流不出來。你要先在上面劃一刀，放桶子接，等天亮就可以拿去賣，價錢很好。」

可是割橡膠的都不長命，往往做個幾年就病死了。母親的叔叔就是這樣，所以當地華人不太喜歡做這種工作，多半是土人在做的。

母親一家，賣豆腐維生。

清晨要推磨，我腦裡浮現的是古代劇的場景，豆渣拿來做豆腐和豆干。母親從小就要特別早起，挑豆干去市場裡賣，再去學校上課。中文的基礎也是在那邊打下的。

為了方便叫賣和行動，母親十歲之前做男裝打扮，她講的時候有點驕傲，但她又說同學都叫她「半公馬」，想來也不是什麼好聽的稱呼吧。

在印尼生活的華人多半操客語，這點可以由我媽打越洋電話跟她的姊妹聊天時可以證明，少數從商像我姨丈這樣的人會講普通話，但和印尼人溝通時則用印尼語。不過我表弟似乎不太會客語，普通話也只有小學時請過一陣子家教，所以我跟他都是用英語溝通。

在鄉下的時候，母親家裡種木瓜樹、芒果樹，每次去水井挑水的時候，都很害怕樹裡會跑出什麼來。她們家靠海所以常常有魚吃，飼養雞鴨鵝豬貼補家用，還有一隻黑狗。據說那隻黑狗極通人性，遇到不認識的人會狂吠，有次家裡的廚房來了小偷，就是因為牠守著家裡才沒有被偷。牠會巡整個家園，一直到木板橋那邊，全家人都很疼牠愛牠，可是不知道是誰下毒，把牠毒死了。說到這件事的時候，即使過了幾十年，母親的聲音還是有些哽咽。

關於一家六口如何逃到雅加達，是搭船還是搭車，母親並不曾細說。最後，他們寄住在一戶遠房親戚的門下。那位先生經營金店，是有名的大善人，若有人沒錢可以下葬，跟他說他會捐一副棺材。也因為樂善好施的緣故，他們家去馬來西亞簽馬票的時候都會中彩。寄人籬下有多少辛酸，母親隻字未提，只說這家人待她很好，有次嬸嬸要拿錢給她，她不敢收，後來她去上學打開課本的時候，發現裡面夾了一大疊錢。幾十年後，開金店的這一家子並未開枝散葉，戶主死後，門庭竟很快地破敗下來。

到了城市之後，母親這個十幾歲小女孩的眼界大開，因為他們就住在戲院旁邊。母親會批些零食進去戲院兜售，跟她在鄉下做的事情一樣，可是她每天都可以看免費的電影，這是讓其他同學羨慕不已的地方。賣不完的零食白天就拿到學校去賣，雖然老師曾經三令五申禁止，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小孩子的嘴饞無藥可救。

即使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那時的女孩子還是不被鼓勵念書，母親後來還是沒有完成學業。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才讓母親選擇了中學畢業的父親作為結婚對象。

她的青春過得很燦爛，戀愛、電影、和朋友搭船在印尼幾千個小島玩。在成衣廠做女工賺來的錢，全花在吃的喝的，另外三分之一她默默地存起來。那時候流行二秦二林，秦祥林秦漢林青霞林鳳嬌，她聽他們的錄音帶，看他們的電影。母親也喜歡武俠片，成龍元彪洪金寶尊龍她可以說出一連串名單出來，那時候蛇形刁手初上映，成龍還是個年輕的武打小子。

母親曾經年輕，我想她就跟其他人的母親一樣曾經年輕，可是我覺得她似乎老得比別人還快。因為她用一種古老的方式拔牙，當我的乳牙開始搖晃，她教我用縫衣線把牙齒綁起來，打一個死結，不停地拉扯搖晃，直到牙齒掉下來。我一直在數還剩下幾顆牙齒，就能脫離這段換牙的時期，可是最後一顆牙怎麼都拉不下來，我們決定求助牙醫，醫生伯伯叫我張開嘴巴，然後拿箝子一夾，牙齒應聲而落，甚至比母親替我綁縫衣線的時間還短，而且不痛。醫生伯伯稱讚我很勇敢，還送我紅色的氣球。

從那天起，我相信醫生比相信母親還要多一點。

失業

新莊捷運開挖之後，餐廳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差，有時客人來不到五個，最後就收起來了。她在這個餐廳做了十年，這十年之間，時薪制取代了古典的僱傭制度，她想回去自助餐做歐巴桑，但她的口音成了一大阻礙，而且餐廳的碗又重又多，常常可以看到等著當兵的役男也在做這份工作。更重要的是，這十年之間，她老了，膝關節退化偏頭痛時不時發作，自然不會是雇主喜歡的員工。

那時我人在外地工作，回到家裡，看到她提了幾袋零件回家。那不是我小時候看過的大麻布袋，也不用推車運送，那只是兩手購物袋就可以提起的量。有的是替布徽章剪線頭、有的是紙蓮花，她說這個月賺了兩三千塊，可是這兩三千塊幾乎用盡了她所有的時間。但我想也好，因為她也到了阿茲海默症早發的年紀。

母親上了年紀以後，才發現我不會做家事。她抱怨我什麼都不做，要不就是什麼東西都只做一半，拖地也拖不乾淨。我的確是不會做，這裡面包含了能力跟意願，因為我的時間從小就被交代要讀書，能刷乾淨馬桶固然是很有成就感的事，但那只有面對論文的壓力才會想到去做。

而且母親堅持手洗所有衣服，才拿到洗衣機清洗，那使得洗衣服這項工作要耗費整個早上的時間，幾乎回到了一個世紀前的狀態。她上完廁所也不沖水，馬桶裡就積著一灘黃黃的尿漬，可能是為了省水，想累積好幾次再沖。她的頭髮越剪越短，從我記憶中的及肩捲髮到現在服貼的男生頭。肚子越來越大，奇怪她明明吃得很少。她在家裡甚至不穿褲子，據說是因為陰部長痘子，那是家族都有的病，痘子好發在其他部位，她哥哥會長在背上。可是我看她沒事會搔抓胯下，總懷疑是長了虱子。幾次要帶她去看婦產科，可終究沒能成行。

國小五年級，我長了生平第一顆痘子。

那長在鼻翼左側，半年後母親才說那應該是顆痘子，我一直以為是臉上有個微微的凸起，但不影響外觀，也不痛，就沒注意過它。母親這麼一說，我才覺得有可能喔，她用指甲去擠它，擠出了一塊米粒大小的物體，也像米那麼硬。我從此總疑心身體別處會不會也有膿包，摸到不正常的凸起，非要擠擠弄弄不可。腋下就有一個這樣的凹洞，我得固定清除那縫隙間的膿水，有時連毛囊都給擠了出來，後來我才知道這叫毛囊內生。

這種事不說別人也不知道，可是就是自己心裡在意得很。

學業

每天在家裡也不是辦法，母親找不到工作吧，遭殃的還是我。太極、舞蹈之類她都說自己學不會，總是站在公園角落遠遠地看。她也並不是不努力，但就是沒有年輕的時候那麼努力。終於我想到了一招，外籍新娘識字班，其實大部分的字她都能看懂，但去補校認識一些跟她同樣離鄉背井的女孩子也好。

她抱怨數學課根本就聽不懂，但公民老師很好笑，國文老師跟他們說仙人掌可以抗輻射檸檬可除臭，體育課大家跑去唱卡拉ok，月考的時候大家抄一抄就了事。她的同學大多是越南和大陸的女孩子，為了一張身分證來上課，年紀都比我母親年輕，甚

至跟我差不多。有的才二十多歲，就生了兩三個孩子。也有只會講閩南語的歐巴桑，和曾經輟學沉迷打電動的十八歲少年。

那真是奇異的少女之地。女孩子們吱吱喳喳，小孩成年離家丈夫公婆死去，身上的責任解決了一大半，她們重新讀書跳舞學才藝，追回她們年輕時代被剝奪的青春，所以她們大聲說話，為捍衛自己的權利不遺餘力，就像是一心一意只想伸張正義的少女。母親跟我說誰誰很討厭只知道佔人便宜，班長收了班費但故意不退錢給中途輟學的越南人，無憑無據卻誣賴她朋友討客兒……

她開始旅行，早上七點在稅捐處集合搭很久的遊覽車那種。她買了很多特產回來，雖然都吃不完。她說山上多麼漂亮，可惜別人都上不去，只有她跟幾個人走到最後一階。也許母親比別人早一點重新啟動了她的青春，也幸好她的膝蓋尚且堪用，但我還是幫她買了護膝和登山杖。

結果我出去玩的時候，她忘了帶鑰匙被鎖在門外。

她沒有馬上打電話給我，而是找了兩名鎖匠，兩個人都跟她說這門開不了，因為是日本製的防盜鎖，除非破壞鐵門或鐵窗，但我們家的鐵門太厚，可能要在牆上開洞。母親本來想自己在外投宿，等我回家，可是想到貓咪還在家裡，她說：「我睡外面沒關係，可是咪咕沒有飯吃，死掉了怎麼辦！你會哭喔。」

我忍住不笑出來。如果她生物課有好好上，應該會知道貓沒吃飯也可以撐個幾天。這時候母親應該是被困在外面頻尿得難受，又因平常不擅長跟附近的人打交道，不知道離家最近的廁所在哪。這種時候，她竟然還有心思來擔心貓咪。

這隻貓是我在永和的郵局撿回來的。之前母親很討厭動物，覺得麻煩，每次我要徵求她的同意，不管那隻貓的照片性情有多可愛都宣告失敗。於是我決定先斬後奏，把這隻向我咪咪叫的貓帶回家去，大不了就養在我的房間，一輩子不要出來客廳就好。咪咕一連躲在我的床下七天，不出來也不叫，我媽懷疑我真的有帶貓嗎，於是向床底下的咪咕行叩拜大禮，才看到兩顆眼睛在角落發光。撿回家之後，我們才發現貓毛真的很多，但母親已經喜歡上貓了。咪咕也減少我被唸的機率，因為貓毛比我的頭髮多，相較之下我掉的頭髮不算什麼。

母親打電話來的時候，已經沒有火車或客運的班次。隔天我起個大早，提早結束旅行搭車回家，我打開大門，鑰匙一轉就開了，咪咕慢慢地從房間走出來，似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倒是母親手機沒帶，也不知道人到哪裡去了。

我把門開著，好讓她看見我回來了。拿把椅子往門口一放，仔細端詳這把門鎖，果真和鐵門接成一氣，還有一道三角形的暗鎖，讓人即使摸索出鑰匙孔的結構複製出一把鑰匙，也沒辦法打開這門。而且這門共有五道鎖，還有兩道沒有發揮效用，這道十年前裝的鐵門竟然至今無人能夠破解。

母親騎著腳踏車回來，她要機車行替她剪斷鐵鍊，本來工人不肯，怕那不是她自己的車，但他想必還年輕拗不過歐巴桑的要求。前晚，母親睡在父親從前住的安養院裡，那邊有折疊式的行軍床，也有長長的沙發。老闆平常都在電腦前打麻將，老闆娘阿蓮跟我母親成了朋友，即使在父親過世之後，母親還是跟他們保持聯繫，做了什麼好吃的都會送些過去。

有一年冬天，我的補習費沒有著落，因為戶頭沒錢，定存還要兩個月才到期，可是明天晚上補習班就要開始繳費報名，越晚報名的就坐越差的位置。母親決定去跟安養院借錢，我拿著這一萬多塊和單字本，穿著厚厚的外套去和平東路上排隊，我到的時候，隊伍已經到街角轉了一個彎。我邊背單字邊等，旁邊有些是代子出征的爸爸媽媽，有些是一群學生邊排邊聊天，也有些人跟我一樣是自己排自己的。我一個人去考試，那時看到父母隨侍在旁搧風遞茶的考生，暗自覺得他們考得一定沒有我好。我國小就會爬上梯子換燈泡燈管，在父親中風之後，填寫財產贈與的一系列表格。雖然母親偶爾會怨家裡沒有一個男人，但我應該已經比一般的男生強了，只是不會開鎖而已。

後來，我打電話去問當年幫我們做鐵門的師傅，他說他們也無法可開，可是藏在花盆或踩腳墊下人人都會看到，就失去了裝門的用意。他們自己的作法是放一副鑰匙在婆婆家，經濟簡單不用任何技術。我們不是沒想過這個方法，但就是在臺灣沒有信得過的人啊。終究，我們在這裡，沒有任何家族和故友。

過活

父親過世之後，母親很有活力，該說是比從前更忙碌了。因為要做的事情太多，唸經超渡選塔位骨灰罈材質還有布幔的顏色。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佛教道教不太一樣，基督教乾淨明亮沒有太多唧唧喔喔，可是父親沒說過他信什麼教，我們只好替他勉強選了一項。

母親的兩個妹妹來臺灣參加父親的告別式，為了盡地主之誼，我們還包了一個司機導遊到花蓮去玩，大家去太魯閣七星潭，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三個歐巴桑坐在海邊，我這才發現母親的頭髮白了，小時候她都會叫我去陽臺幫忙拔白髮，而我得在手指沾點爽身粉，才有辦法捉住那根頭髮連根拔起。小時候當我被稱讚頭髮黑溜溜的時候，母親總會說這是她們的家族遺傳，看她父親就知道到了七十歲還不用染髮。長大以後，我染過金的、紅的、咖啡的，朋友都說皮膚變白，人也變得精神，黑髮在這個時代已經不流行了。也因為學業工作的關係，我不知道有多久沒幫母親拔白頭髮了。有時會在梳妝臺的小鏡子上，看到堆成一叢的白髮，感覺有些骯髒，跟她說這樣子要用鏡子很不方便，那天以後，她就改用紙盒來裝這些褪色和被誤拔的頭髮了。

兩個阿姨離去以前，小阿姨拿了一疊美金給我母親，聊表心意。大阿姨則是給我一條不長不短式樣有些老氣的項鍊，母親後來跟我說，別看它這麼一點，如果要逃難，白金可以賣黃金的兩倍價錢，戴出去的時候別人也不知道它是白金，我媽問我想戴著嗎，可是我擔心項上人頭會因此不見，還是算了吧。

母親雖然小學沒能畢業，但年輕的時候支持兩個妹妹念完高中，甚至為了此事和哥哥吵翻。想來她大概是用一樣的心情，在父親的反對之下，替我付私立女中的學費。那時小妹的身體不好，甚至得了肝病，看什麼醫生都沒有效果。母親到處求神問卜，終於有個神明給她一個地址。她雇了一輛三輪車，帶小妹去看病，看沒幾次病就好了。那時小阿姨如果沒有這個姊姊照顧她，也許命就沒了，後來也不會嫁到這麼好的老公，現在她自己做化學材料貿易，拿給我們的錢不過是她一個月就能賺到的佣金。這個故事有些傳奇的意味，但大喇喇地送錢的確是對我們最大的幫助，我媽常說送什麼都麻煩，送錢最好。

過往這段時間，母親一個人撐起這個家，父親在中風以前就常常因病住院，所以她擅長住院前的打包，安養院一個月就要兩萬塊，要去了她薪水的一大半，還有我念書的學費要付。那段時間，幾乎沒有任何存款。

父親過世一年之後，我們開始裝修房子。因為他在世的時候我們沒有餘力，也不知道安養院的錢要付到什麼時候，現在我們可以丟掉很多不需要的東西，結果發現我們需要的其實很少。雖然這個社區一直有都市更新的風聲，但這件事我從小聽到大，不覺得建商能信，現在的三重也不會淹水，我們沒有必要永遠屈就那些歪斜的家具。就算真的要重建，能住個兩年就算回本，五年以上算是賺到。結果是我們賺到。

我們鋪最好的磁磚，選自己喜歡的牆壁顏色，雖然不能弄成牙醫診所那種風格，但跟之前老舊的公寓比起來，我們已經覺得好很多了。

雖然我家還沒有沙發，也沒有微波爐，每年夏天都在考慮要不要買冷氣，可是要買的時候又已經入秋了。我們清楚自己有什麼、沒有什麼，後面的停車場起了高樓，把陽光都遮住了。不打緊，只要在牆上打個窗戶就可以解決。每個夢想上面都貼了一個價格標籤。

最近母親學著上網查美金匯率和黃金價格，這是她唯一的理財方式，畢竟她三十年前就是帶著這兩樣東西來到臺灣。她計算著勞保新制和舊制有什麼差別，跟我說幾歲的時候可以拿到多少，還取笑隔壁鄰居不知道要提高保額，要拿錢的時候才發現這輩子老闆替他保的都是最低薪資。事實上我也搞不懂究竟是怎麼算法，但母親每幾年就提高一次，儘管她每個月薪水根本沒那麼多。等我二十歲成了母親的保人，覺得成年真好，終於不用低聲下氣找些亂七八糟的人幫忙。

母親最後的研究結果是說新制好，不但每個月能拿的錢多一點點，萬一她沒辦法活到那個歲數，我還可以拿到她剩下的餘額。

這就是進可攻、退可守的少女戰鬥論。